牧津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張忠定公詠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脇訴其大校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先從足食料理起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令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盆雖收

自此公運覽轉用處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戰、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進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令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如此散兵安有坐食一錢清靡瞎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得之、繼恩懼、卽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掛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

眞能與造化爭盛

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民有訴王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洶洶、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

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
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
鈐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
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
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
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
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
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
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觀此則凡出師而先潰者皆以未必眞能斬我耳

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鐵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晃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邛州、一當小鐵
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腦、不能
巾幘、求知潁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眞定青
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即拜
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
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
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
聞水聲、上視占書、王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
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謚忠定。詠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戶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饑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

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至潛消顯禦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爲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邇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識徹頭徹尾無隙非精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爲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

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衞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兹、遂

郎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戸租稅（稅就近輸）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輸移兵就食尤爲可法 但恐於防守有損故 惟於春夏時爲可）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所騌腰躬

腦弨一緪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鎙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

邊○境○練○兵○必須加此○乃○得○實○用

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搶簡及等與不次獎拔部送樞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鄜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成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鄜為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

善於用人亦善於用子

希文下特

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

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時二

浙大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

十、仍多出牓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

○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文○正○用○

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

米既輻輳、價亦隨減、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

○此○意○盡○救○荒○莫○過○於通報通諜其先於聽價

此千古不易之法

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

可與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尋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不但便民且以益國凡輦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至戒民本州納論於地利人工稍有智用處便當以此為法價每斗三鍰給鈔與之俾僉慎者輓金往幹曰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僉模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仲淹因上言令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物清

因循索米至老無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為國家用。

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勳業在宗社，而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卽衆譁羣議，決不為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為三州建千萬之澤，猶曰名根為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

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爲公難也、

种世衡

种世衡爲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旣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横亘、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償百錢。工乃

（過石及泉人皆知之，特不肯以百錢屑一畚耳。重酧之下，）

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

（何事不辦）

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

（此法不作可教射，凡一切）

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攻守之具，皆可倣行）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
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
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
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
比數年淸澗城遂成富强於延州諸寨中獨不
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
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
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
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勘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

眞是良吏撫衛之政不特綏輯邊陲也

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砦番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支斛斗二石，十戶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請种

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淸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淸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淸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

堅朴二字撮得用人之法之要蓋堅則利害禍福不能奪朴則言貌舉止不能欺乃可以寄生死

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

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

厚遣之、世衡廋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閒也、范仲淹巡邊、知

此策雖巧、巧而易見、元昊果[illegible]所述亦是能潰

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胡可失期也、正○是○乘○雪○可○往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在○清○澗○則○清○澗○成○當○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開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先是世衡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鄜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仲平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飇馳電逐如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西

夏用兵以來、此爲第一手、邊臣馭敵、定須以恩信結歸義之酋、以智術籠黠詐之虜、一如乳母之撫嬰、一如徂公之賦芧、權實雙行、逗機乘隙、所謂兎起鶻落、不容擬議者也、

李允則

李允則濟州團練使謙溥之子、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於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

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諸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荊南劉昌言討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眞宗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游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募饑民所以救死若卽以出戍是反置之穽矣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

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鑿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眞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及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眞宗曰、玆朕意也、遷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

經理處不動聲色

安撫、提點榷塲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塲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

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

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

○種○稚○作○用○撒○以○機○術○與○神○世○衛○才○而○相○當○

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甃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

取材於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

○精○神○貫○注○無○隙○不○周○

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

塹蒔麻植榆柳廣闔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

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

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

北舊多設陷馬阬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阬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里下令安撫使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

允則與同僚同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郎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

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衣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

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其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亡卒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

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大凡宇宙間真經濟手、決不另爲一番起爐作竈事、只就常人所忽忽看過者、妙有料理、聲色不動、而卒之事事歸於實濟、此乃爲裁成輔相、可與造化爭盈虛、與世運爭治亂者也、若允則者、吾三十年來、胸中時時奉爲導師、而卒不能窺其藩、其才不可及、其愚尤不可及也、○處紫衣人與諜者之事、其用機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不

可測所以為妙。

陳希亮

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為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偽為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

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鄂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張忠定公之所謂正說在乎識斷者正此意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郴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

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

御史劾希亮及諸按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即數百人便可振軍聲新人鼓舞何如耳）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

以狗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旣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

爲賊耳、此又脅其踈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榮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朐、晝劫張郛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

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理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

以 一醉 爲○出○路○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

寓○機○之○也○人○偏○可○及○惟○以○數○百○人○給○左○右○非○實○

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

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從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鹽井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千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

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狗，

既有膽畧又有處分

如此不勝法

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閩使者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

守吏遜甚，希亮以前議讞於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希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
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
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
水決谿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
於安瀾、而馳驟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
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抵、尤在淸勁寡欲、
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
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眞剛之作用耳、至於

恕以行威，仁以濟猛，即其與故人存千古之交誼，尤非末世可及，有宋一代異才而竝乖崖者，必屬公，粥識者定以余言為不妄。

程明道先生顥

程明道先生顥，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郡中水害甚，追令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

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往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盗者不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先是初至鄞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其自盗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

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語下激而懍懍自令人泣）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再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此弊乃江南通患）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摧止其事，既而無一人不服。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救，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

事當言之府，稟知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必如是，苗稿矣，救民饑寒，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此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

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敎之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類此移澤州晉城令民有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

置、俗始甚野、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者已數百人、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悛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如此經者）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

宜可使造物盈虛握之一手

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

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穀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往時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先生嚴以部伍之法，一鄉遂為精兵，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顥夜馳至州，謂渙

以身任事，事自有濟。

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

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爲至誠所致云、召還、隨差知扶溝縣事、有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不絕盜而反得盜之刑而盜下）
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
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
邑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
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
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
面目見之遂自縊畿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
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
生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

澤始均、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

往往恃累世契卷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

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可、官至、謂先生曰、

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

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其

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

扶溝地卑、多有水旱、先生悉心經畫溝洫之法、

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先生此舉蓋欲寓井田之意而不欲顯示其法恐世人以爲迂遠而姑爲之引其端耳情）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先生常曰爲今之職（設稍業之不竟倘也）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劉立之常問先生以臨民之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曰在下者多欺將柰何先生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

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先生曰、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人不可及也、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其明道先生之治乎、先生之定田稅、敎子弟經畫扶溝之溝洫、何嘗有一毫驚人動衆、烜赫一時之績、然而於國計、於民風、則無不駸駸有唐虞三代之想矣、余謂明道先

生是宋朝第一經濟才使其柄國事、業必不在韓范後〇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盛莫過理學一途然至於出治臨民、各有所長未必能爲兼才事、惟明道先生有體有用無施不宜此之謂大儒、若世人所豔稱先生斷張三翁、及欲取佛光首等事、皆其應機之小者、業已別錄、今特緝先生一腔實心經世用世者若此、

蘇文忠公軾

蘇軾以乙科,勑授河南福昌主簿,以薦試秘閣,入三等,除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軾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軾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

害減半、治平二年、還判登聞鼓、得直史館、與王安石異議、出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軾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於鈐轄亢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

在是水决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屐履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途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坡翁救焚自當褰裳濡足今能城已招言念長公急公之義能無汗下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如此事豫之防何患不弭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徐人至今思焉四年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軾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軾

庋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
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
糶，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
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
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廢
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

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河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公嘗自謂日耕公事湖中了我謂如此我亦作湖中正了公事也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

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
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
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浙江湖自海門
江勢未焉浪急
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
一積怒濤不可當避者能引水支河以避上郡
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舩不可勝計軾議
北注之水則江流亦漸十殺而徑流之處不無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
驗覆之處此番漸萬世之便備實有加惠地方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之忿者決當責公之議
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

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詔軾成功者曾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到處為地方利病計

欲鑿挖路爲十橋以迓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
之六年召入復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川先是開
封諸縣多水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
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
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
之軾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
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
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
殺變王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

被殺者噤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軾召入、兼端明殿、八年復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

如此敢辦往事之人

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
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
卒史復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將一作大體）
若得告、軍中亂矣、亦决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
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
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
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
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

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麗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軾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此法至今當行

附弓箭社定格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

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照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强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至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强盜一名、除依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

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一十人、於地方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方失賊、共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換納、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

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鬭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文忠天授異才、而宦跡所至、不憚克勤小

物究心民瘼、惟實實爲地方興永利、實實爲國家計長策、若饑渴飲食而不能以一息忘、今天下有謂才士多鮮實用、文人不解吏事、每觀前哲、正不其然、

宗澤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爲屬、辟調晋州趙城令、下車請

升縣爲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便有遠慮
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
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識見自遠
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
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
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
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
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
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

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籍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部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回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氷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資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欵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

又將

又將

失此時着可惜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檀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忠彥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

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而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力言其不可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既能料敵更能制敵

失此一着

千古遺恨

聞而京城樓櫓盡靡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

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

（青能守賊規）

（制事事有法）

（塵埃中能物色來傑已難矣況在將刑之際非有神識者不能）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

只是胸中預籌有定

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

註 知人有定鑒故臨事從容乃爾

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

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

真能將將才決不爲逃將寬一綫也

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

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一斬一縱寬嚴皆有妙着）將皆服王策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為中將軍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與將三千人歸

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
世龍之斬非直孟
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
世典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典曰、汝兄
浪開法蓋料定有一防着又料定露刃之衆與佩刀之弟禁不敢爲擇方可生殺在手
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典感泣、
會滑州報至、澤謂世典曰、試爲我取滑州、世典
有此一遣更安其心且收其用
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
橋、輒塹路以阻行人、務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
繫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
召海而能使海必來非平日威令亦不能爾
百自衛而來、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

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游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爲

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
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俟回鑾當以
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
統制韓世忠、王管侍衛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
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
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
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
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

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齎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又失此一奇可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

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忠簡公忠肝義膽貫天日而泣鬼神雄畧遠籌鞭雷霆而疾風雨如此才畧可與國運爭存亡可與造物爭興廢料敵設謀應卒制變直出韓范諸公之上蓋諸葛孔明一流人也余誦公遺事竊公深心大較妙

用在能知人能用人而一出以至誠相感故雖夷狄盜賊無不爲用所以能收豪傑之心○駕馭英雄亦無別術但能使人有死敵之心則我便能收爲制敵之用操縱將士亦無別法惟能爲斬將之帥則自能有斬敵之兵此意惟忠簡公故饒爲之

吳潛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兼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敎養於常餼外日增

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鼎建又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

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濟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蓄以

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詢用有時著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船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海上如北聯絡布置使鯨波鮫穴之中如在展几席堂室之地呼吸相通何事不察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

者悚惕濟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遇淫潦輒委官啓閘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即其地爲三堨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墾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于茅針碶鄞慈定皆沾其利已有碶鄞之棣木碶永豐碶開慶堰鄭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淨梁所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隣爲壑堰黃家閘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堨造高橋凡

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行旅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廣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癃跛疾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滯無時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皆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惻如此

觀文相公不以治郡而疎綱紀之討不以

重臣而忽民瘼之念、古人當官盡職之義、令人可法可師、而至於經綸措置、卽一郡之政、可以相天下矣、○正肅公所規制似一勤職之吏可及、然其綢繆四境、軫恤窮簷、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此其以宇宙為度量何可及也、故錄之於經濟、

牧津卷之二 終